

☆文献研究☆

“经外奇穴”概念演变与术语规范化问题探讨

李宝金¹, 孟 醒², 武晓冬², 黄龙祥²(¹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北京 100029; ²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 要】 通过对经外奇穴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发现元、明、清古籍中所用“奇穴”“经外奇穴”“漏经穴”“经外穴”“别穴”等名词术语,实际表达了“经穴之外奇效之穴”和“经穴之外腧穴”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应以“经外奇穴”为规范术语,以“奇穴”为简称;后者则应以“经外穴”为规范术语,以“漏经穴”“别穴”为别名。现代针灸学教材由于没能澄清这两种不同的概念,特别是对“经外奇穴”之“经外”的误读,在“经外奇穴”“经外穴”的定义上不能形成共识,因而在规范术语的厘定上一直徘徊不定,从早期的“经外奇穴”到中期的“奇穴”“经外穴”,近期又回到“经外奇穴”。教材中这些术语的混淆又直接影响了针灸术语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相关术语的厘定。

【关键词】 经外奇穴;经外穴;概念演变;术语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 R245.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3702/j.1000-0607.190931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extra ordinary poi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related terms

LI Bao-jin¹, MENG Xing², WU Xiao-dong², HUANG Long-xiang² (¹Schoo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Tuin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²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extra ordinary point, it is found that the terms of “Qi point” “extra ordinary point” “Loujing point” “extra meridian point” and “Bie point” used in the ancient medical books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ctually expressed two different concepts of “extra ordinary points with the magical effects” and “extra points other than the meridian points”. The standardized term for the former concept should be “extra ordinary point” (Qi point for short), and the standardized term for the latter concept should be “extra meridian point”, which is also called “Loujing point” and “Bie point”. Since thes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are not clarified in modern acupuncture textbooks, especially the misreading of “Jing Wai”,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on the definition of “extra ordinary point” and “extra meridian point”, and the standardized terms have not been decided, which changed from “extra ordinary point” to “Qi point” and “extra point” and recently returned to “extra ordinary point”. These confusions in textbook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lated acupuncture terms used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KEYWORDS】 Extra ordinary point; Extra meridian point; Evolution of concept; Term standardization

术语是概念的文字符号,定义是对概念的文字解释,在术语、定义、概念三者中,概念是最基本的,只有先澄清概念,才能给出明确的定义,根据确定的定义才能厘定出规范的术语。因此,制定经外奇穴名称和定位的标准,必须首先明确“经外奇穴”概念的形成及演变过程。

1 古代文献“经外奇穴”概念考辨

“经外奇穴”包含“经外”和“奇穴”两个要素,在古医籍中又各有两种不同的解读。

1.1 “经外”的不同解读

在古代医籍中,“经外”一解读作腧穴标准的“文献正经

之外”,一解读作腧穴归经的“十四经穴之外”,而这两种意义的“经外”概念在唐代以后才逐渐萌生。因为《黄帝明堂经》在唐代被称作“明堂正经”而确立为腧穴的文献正经,同时在各家“明堂”类腧穴书中,也只有《黄帝明堂经》的腧穴被归属于十四经脉——即腧穴归经,该书所载全部 349 穴的归经工作也是由唐代的杨上善完成的。明代官修医书《太医院经验奇效良方大全》(下文简称《奇效良方》)及其后的明代针灸古籍更明确强调“奇穴”的“文献正经之外”的用义,特别是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等书更在“奇穴”之前冠以“经外”二字。《针灸大成·穴有奇正策》卷三载:“穴者,针灸所定之方;而奇也者,所以翊夫正以旁通于不测者也。数法肇于圣人,固

项目来源:国家标准制定项目(No. 20170321-T-468)

第一作者:李宝金,讲师,研究方向:针灸文献、学术史、基础理论研究。E-mail:libaojin1981@sina.com

通信作者:黄龙祥,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针灸理论、学术史、文献研究。E-mail:hymhlx@163.com

精蕴之所寓;而定穴兼夫奇正,尤智巧之所存……至于定穴,则自正穴之外,又益之以奇穴焉……而奇穴者,则又旁通于正穴之外,以随时疗症者也。而其数维何?吾尝考之《图经》,而知其七十有九焉。”这里杨继洲明言,所谓“奇穴”是与“正穴”相对,所说“七十有九”之奇穴即指《奇效良方》所规范的奇穴,其立奇穴专篇曰“经外奇穴”,即以“正穴”之外的穴为“奇穴”,并明言“奇穴”是指宋代官方制定颁布的针灸腧穴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即引文中《图经》)之外的穴。明代《针灸秘法全书》也以“经外奇穴”为篇名载录经外奇穴。明代另一部针灸名著吴崑《针方六集》卷一中专门收录经外奇穴的篇名为“《针经》不载诸家奇穴二十八”,这里的“《针经》”特指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即《黄帝明堂经》的古传本),可见篇名所说“奇穴”也特指“文献正经之外的奇穴”。

由上可见,唐代、宋代、明代的腧穴文献正经分别为《黄帝明堂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甲乙经》,其中明代还有医家以元代《十四经发挥》为腧穴之文献正经,只不过其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载穴相同。看似不同时代所确立的腧穴文献正经文本有所不同,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在于认识唐代杨上善腧穴归经工作对后世的长远影响。杨上善将“明堂正经”——《黄帝明堂经》所载全部 349 穴归属于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这一腧穴归经工作使唐以后历代官修或官方认定的腧穴文献正经之穴也都全部被归属为十四经穴,这种影响实际上导致了唐以后官方认定的“正穴”(文献正经之穴)与“经穴”(归于十四经之穴)两个不同名词外延的趋同与基本一致。由此也就使得明代“经外奇穴”中“经外”的两种不同解读——“文献正经之外”和“十四经穴之外”二者的实质相同了。

1.2 元代文献“奇穴”用法

“奇穴”之“奇”常与“正”“经”“常”对举而言,常规之外皆可谓之“奇”,故《黄帝内经》以无固定部位的腧穴为“奇输”,以有固定部位的腧穴为“经输”。同样,“明堂正经”以及“经穴”之外的腧穴亦可谓之“奇输”或“奇穴”;而从腧穴的功能着眼,“奇穴”可理解为具有神奇疗效的“奇效”之穴,这一意义的“奇穴”一词大量见于元代针灸文献^[1]。例如元代《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百二十穴玉龙歌》的“妙穴”与“奇穴”对举,用作同义词,强调的是腧穴的功能,有“奇妙之穴”“奇效之穴”的意思,故既用以指称后溪、通里、二间等经穴,又用来指称中魁、髌骨等经外奇穴。

1.3 明代文献“奇穴”用法

《奇效良方》所立“奇穴”专篇可视为中国针灸历史上第一个官修奇穴标准,虽然没有明确给出“奇穴”的定义,而从书名“经验奇效”已不难看出其所说“奇穴”采用的是“经验奇效”之义,也即沿用了元代的“奇穴”用法;且该篇所选之“奇穴”皆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或《十四经发挥》)之外的穴,如内迎香、鼻准、耳尖、聚泉等,显然含有“经外”之义,也即明确将“奇穴”专指经穴之外的奇效穴。

《奇效良方》之后的明代针灸书如《针灸大成》《针灸秘法全书》《针方六集》等所说之“奇穴”,皆特指腧穴正经之外奇效之穴,并以“经外奇穴”为规范术语。

1.4 经外奇穴相关术语辨析

除了“奇穴”“经外奇穴”,明清中外医籍还有以下几种表述。明代《针灸原枢》卷十^[2]载有漏经穴法“此系三百六十五穴之外者,即天……”,传世本《针灸原枢》于“即天”之后有脱文,但可看出作者是以 365 个经穴之外的穴为“漏经穴”,意为“经穴遗漏之穴”,即经穴外之穴。《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刺腰痛》载:“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刺厥阴之脉,在腠踵鱼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痛。注曰:三痛者,取经外穴也。”《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骨空论》载:“两季胁之间灸之。注曰:谓足少阳经之京门穴也,在腰中季胁间,乃肾之募。莫仲超曰:近时有灸肩井及经外穴之肘尖者,亦皆取少阳之经。”清代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虽未给出“经外穴”的定义,但“刺腰痛”篇所言“经外穴”实为病症阳性反应点,以医者手触为准,隐含“无常处”之义;《黄帝内经·骨空论》所言经外穴则具体指称“肘尖”这一经外奇穴,虽在“少阳之经”,但为经穴外之穴。故《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两处“经外穴”实有两义:“无常处”和“经穴外之穴”。朝鲜医家许浚在《东医宝鉴》(1613 年)中提出“奇穴”“别穴”两种名称,但“奇穴”的判定标准有问题。《东医宝鉴》曰:“不出于《灵枢》《内经》,故谓之奇穴;不出于《铜人》,而散载诸方,故谓之别穴。”

《灵枢》《素问》虽可曰“正经”,然非腧穴之“正经”,故以《灵枢》《素问》之外的穴为“奇穴”者并不准确。《铜人》即宋代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以“不出于《铜人》”为别穴,与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确定“奇穴”的原则相同。稍后朝鲜许任《针灸经验方》(1644 年)引用时只录《东医宝鉴》之“别穴”,而不引“奇穴”之说。

另外,明代张介宾《类经图翼》集有“奇俞类集”一篇,所集之穴也皆为经穴之外的穴,所以名曰“奇俞”者,以“俞”为“穴”之古称也。另有“奇输”一词早见于《灵枢·刺节真邪》“彻衣者,尽刺诸阳之奇输也……刺节言彻衣,夫子乃言尽刺诸阳之奇输,未有常处也,愿卒闻之”,对此,杨上善释为《灵枢·热病》五十九俞,张志聪释为“六腑之别络”,但皆难与原文“未有常处”相符^[3],笔者认为应看作无固定部位腧穴的统称更为合适。故《灵枢》“奇输”与元明针灸古籍之“奇穴”概念有本质不同,笔者推测张介宾可能也意识到《类经图翼》所用“奇俞”一词可能被误解为《灵枢》“奇输”而引起歧解,故其《类经》所注经文仍用“奇穴”一词。

2 腧穴标准与术语规范

《黄帝明堂经》作为“明堂正经”的地位在唐代正式确立,该书所载 349 穴成为唐代腧穴标准化的主体,曾先后修订 3 次。同时唐代也是于“明堂正经”之外,保存诸家“明堂”腧穴文献最丰富的朝代,这些腧穴虽被视为“经外”之穴,但其中也确有能补“明堂正经”腧穴主治之未备者,诚如唐代杨上善所说“近代《秦承祖明堂》《曹子氏灸经》等,所承别本,处所及名,亦皆有异。而除痼遣疾,又复不少,正可以智量之,适病为用,不可全言非也”^[4]。于是,当时一些具有准标准性质的腧穴专篇如《千金要方·明堂》《外台秘要·明堂》《前者腧穴

采用甄权奉敕修定的《黄帝明堂经》，后者腧穴从《针灸甲乙经》辑录，而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之前，《针灸甲乙经》一直是针科的法定标准，故此二者具有标准性质也于“明堂正经”^[34]穴下附录若干别家明堂要穴以为补充，其中《千金要方》附录 3 穴，《外台秘要》附录 9 穴，足见当时即使从“明堂正经”之外的腧穴文献遴选腧穴作为标准之附录也是极其严格的。

宋代《太平圣惠方》之“针经”“明堂”（与稍后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起被用作宋代针灸考试的法定标准）则开辟了腧穴标准化另一路径——从有固定位置和名称的腧穴中按统一标准精选要穴，形成一个统一的腧穴标准，其遴选的依据是“目睹有凭，手经奇效”。元代的《窦太师针经》遵循这一传统并在标准的规范化上更进一步。1990 年颁布的新中国首部腧穴国家标准《经穴部位》厘定了全部 361 个经穴和 48 个经外穴的名称和定位，为这一路径腧穴标准化研究的新成果。

明代官修医书《奇效良方》则开创腧穴标准化的第 3 条路径——从经外穴中精选奇效之穴，制定出与经穴标准并行的经外奇穴标准，共厘定经外奇穴 26 穴，其中有 17 穴选自《窦太师针经》，另据当时临床应用经验增补 9 穴，首次将经外奇穴独立出来，堪称针灸史上第一个官修经外奇穴标准。这对明以后乃至现代的经外奇穴标准化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成为明以后经外奇穴标准化的一条主要路径。1989 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经外奇穴命名国际标准《经穴奇穴标准命名》可视为这一路径的延伸。

从第一个官修经外奇穴标准 26 穴，经过近 600 年时间，早期针灸学统编教材收录的经外奇穴数目也只有 30 穴左右，再过 20 多年，第一个经外奇穴命名国际标准为 48 穴，足见，古今中外制定的腧穴标准，经穴标准是涵盖标准制定年代的全部经穴，而经外奇穴的标准则是依据极其严格的遴选标准选择治病有奇效或能补经穴主治之未备的穴，从未制定过与经穴相对应的全部经外穴的标准，甚至载录全部经外穴的一般腧穴专书或专篇也未曾出现。也就是说，古今中外于经外穴中选取奇效之穴以为标准之实是相同的，只要对这相同的实事给出明确的定义，则不同时期的命名分歧便可迎刃而解。

宋代制定腧穴标准的选穴依据为“手经奇效”，元代则为奇效之穴拟定专门术语“奇穴”，既可指经穴，也可指经外穴。而在明代独立的经外奇穴标准出现之后，“奇穴”就专指“经外”之奇穴。故明清医籍，不论是制定腧穴标准，还是编撰腧穴专篇，确定奇穴有两条非常明确的标准：其一，经穴之外；其二，奇效之穴。据此，可得到明代以下“奇穴”的简明定义：经穴之外奇效之穴。显然，元明清医籍的相关术语“奇穴”“经外奇穴”“漏经穴”“经外穴”“别穴”中最准确表达这一定义者无疑为“经外奇穴”。如果不加“经外”只说“奇穴”则有两种理解，不能满足规范术语的“单义性”要求，而“奇穴”为简称则可。至于“漏经穴”“经外穴”“别穴”等，只表达了“经穴或正穴之外腧穴”这一层意思，没有表达出“奇效之穴”的意思，故与“经外奇穴”外延相差很大。如果表达“经穴之外

的腧穴”这一概念，则以“经外穴”为规范术语，而以“漏经穴”“别穴”为别名。

需再次强调的是，“经外奇穴”之“经外”二字在古代有两种理解：其一，经穴之外，即十四经穴之外；其二，“正经”之外，指历代腧穴标准（唐以前为《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宋以后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十四经发挥》）之外。而随着不同时代的正经之穴全部归经，这两种不同概念的外延统一了——腧穴正经之穴“正穴”= 归经之穴“经穴”。但归属于十四经之“经穴”并不都位于经脉循行线上，相反经外穴位于循行线上者不乏其例。

根据现代名词术语规范化原则和方法^[5]，还可确定“经外穴”“经外奇穴”的现代定义：“经外穴”= 针灸经穴国家标准未收录，且不属于微针系统，有固定部位的腧穴；“经外奇穴”= 经外穴中疗效显著或能补经穴主治之未备的腧穴。

3 针灸教材经外奇穴术语标准化轨迹

系统考察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医针灸教材厘定的经外奇穴术语规范，发现有如下规律：早期针灸教材从 1957 年中医院校统编教材前身《针灸学》^[6]、1961 年第 1 版统编教材《针灸学讲义》，一直到 1964 年的对外针灸培训教材《中国针灸学概要》，皆以“经外奇穴”为标准术语；1964 年第 2 版统编针灸学教材《针灸学讲义》^[7]出现以“奇穴”为标准术语；1957 年《针灸学简编》出现“经外（奇）穴”的表述；20 世纪 70、80 年代明确以“经外穴”为规范术语，而以“经外奇穴”为别名和“旧称”；近 20 年来又多以“经外奇穴”为规范术语。由上可见，60 多年绕了一大圈又不自觉地回到了起点。

《针灸学概要》^[8]中关于经外奇穴的定义，针灸教材有以下几种表述：经外奇穴，未列入十四经系统之内的经验有效穴位，即属于经外奇穴范畴……“奇穴”，即指用之有奇效而言。《针灸学讲义》^[7]中指出，奇穴的奇有奇零之义，因为它是在十四经输穴确定后逐步发现的，后世医家未全部将其列入经络系统，又因这些输穴对某些疾病有特殊的治疗作用，故称奇穴，或称经外奇穴。《针灸学》^[9]指出，经外穴旧称“经外奇穴”，是指既有明确位置，又已定名，但尚未列入十四经系统的一些输穴。《腧穴学》^[10]中指出，凡于经穴以外，具有固定名称、位置和主治等内容的腧穴称为经外奇穴，简称“奇穴”。

以上 4 条定义实为两种：前 2 条认为十四经穴之外有奇特治疗作用的穴为“经外奇穴”；后 2 条则认为十四经穴之外有固定名称、位置和主治的穴为“经外奇穴”。不同时期针灸教材皆将“经外穴”等同于“经外奇穴”或“奇穴”。其实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外穴”在古代文献只表达“十四经穴之外腧穴”的内涵，现代为与“天应穴”“阿是穴”相区别，又加上“有固定名称、位置和主治”。即使加上这一限定，其外延也比“经外奇穴”大得多，将 60 多年所有针灸学教材所著录的十四经穴之外的穴全部加起来，其数量也不过几十，只是古今“经外穴”中很小的一部分，根本不能用“经外穴”的概念统之，只能归于“经外奇穴”类。

教材对于“经外奇穴”和“经外穴”定义的混用又明显影响了相关国际标准的术语规范,如“Extra point: All points outside the 361 classical acupuncture points should be called Extra Points”(世界卫生组织《针灸基本术语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日内瓦,1989 年)。该标准由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制定,1989 年 10 月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会议通过。不论从英文的术语 Extra point 还是从给出的定义,都明显是基于中文“经外穴”的概念。然而最终颁布的 Extra point 标准只有 48 穴,仅比中国 1470 年明代官修经外奇穴标准多出 21 穴,显然不是 All points outside the 361 classical acupuncture points,而是采用中国明代以来“经外奇穴”的概念。有关现代针灸教材及相关标准类工具书代表作经外奇穴术语使用情况,见表 1。

4 讨论

自 1957 年江苏省中医学校《针灸学》教材始,60 多年来针灸教材在经外奇穴术语规范化之路上之所以徘徊不定,主要问题有二:其一,误解了“经外奇穴”术语中“经外”之义。第 2 版统编针灸学教材《针灸学讲义》之所以删去旧版教材“经外奇穴”中之“经外”二字,而以“奇穴”为规范术语,主要是当时人们将“经外”误读为“经脉之外”,又见不少经外奇穴的位置正当经脉循行线上,以为“奇穴”前冠以“经外”二字从逻辑上讲不通,故去之。1957 年江苏省中医学校编撰的全国统编教材的前身《针灸学》虽然采用了“经外奇穴”这一术语,但教材作者已明确表达了不赞成采用此术语的看法:“考其字义,因其有奇效,称之为奇穴则可,加上经外则不恰当。但

后世为了分类的方便,通统纳入于经外奇穴之列,相沿已久,今仍从之,以便与古代文献相互参考。”其二,混淆了“经外穴”和“经外奇穴”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读出历史语境中“奇穴”一词所包含的治病“奇效”之义,误将“经外穴”用作“经外奇穴”同义词。因这两个问题的存在,故中期教材以“经外穴”“奇穴”为规范术语,而以“经外奇穴”为旧称或别称。

近年的针灸教材及相关术语标准虽再次以“经外奇穴”为规范术语,但从给出的定义来看,并没有将“经外奇穴”与“经外穴”区别开来。从新近出版的新世纪第 4 版针灸学教材、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十三五”规划教材《针灸学》以及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经络腧穴学》第 1 版、第 2 版于“经外奇穴”前添加“常用”二字也能看出,这种回归是不自觉的,带有较大的偶然性。因为,所谓“经外奇穴”本身就是经外穴中最常用的。从古今制定的经外奇穴标准不难看出,在经外穴中选取常用效穴以为“奇穴”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故在“经外奇穴”前冠以“常用”二字,既不合历史,也不符逻辑。可见,如果不能从历史和逻辑的视角澄清“经外奇穴”概念的演变,遵循术语规范化的原则和方法,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再走弯路。

“奇穴”一词早见于元代针灸文献,指治病“奇效之穴”,既可指十四经穴,也可指经穴之外的腧穴。而在明代独立的经外奇穴标准出现之后,“奇穴”就专指“经外”奇效之穴,由此可得奇穴的简明定义:经穴之外奇效之穴。元明清医籍相关术语“奇穴”“经外奇穴”“漏经穴”“经外穴”“别穴”中最准

表 1 现代针灸教材及相关标准类工具书中经外奇穴术语的使用情况

术语规范教材/标准	经外奇穴	奇穴	经外穴	备注
针灸学 ^[6] (1957)	✓			
针灸学概要 ^[8] (1959)	✓			
针灸学(二)腧穴学 ^[11] (1962)	✓			
针灸学讲义 ^[7] (1964)		✓		以“经外奇穴”为别名
针灸学 ^[9] (1975)			✓	以“经外奇穴”为旧称
针灸学 ^[12] (中医专业用,1979)		✓		以“经外奇穴”为旧称;以“经外穴”为别名
针灸腧穴学 ^[13] (1989)		✓		以“经外奇穴”为旧称
腧穴学 ^[10] (1996)				
经络腧穴学 ^[14] (2003)	✓			以“奇穴”为简称
经络腧穴学 ^[15] (第 1 版,2009)	✓			总论以“奇穴”为简称;各论术语为“常用经外奇穴”;第 2 版同第 1 版
针灸学 ^[16] (第 3 版,2012)		✓		总论以“奇穴”为规范名,以“经外奇穴”为别名;各论术语为“常用经外奇穴”
经络腧穴学 ^[17] (第 4 版,2016)	✓			总论以“经外奇穴”为规范名,以“奇穴”为简称;各论以“奇穴”为标题
针灸学 ^[18] (新世纪第 4 版,2016)	✓			总论以“奇穴”为简称;各论术语为“常用经外奇穴”
中医药学名词 ^[19] (2005)			✓	术语为“经外[奇]穴”,定义为“经外穴”
针灸学通用术语 ^[20] (2014)	✓			

确表达这一定义者为“经外奇穴”，“奇穴”可用作简称。至于“漏经穴”“经外穴”“别穴”等，只表达了“经穴或正穴之外腧穴”这一层意思，与“经外奇穴”外延相差很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表达“经穴之外的腧穴”这一概念，则以“经外穴”为规范术语，而以“漏经穴”“别穴”为别名。古代文献中“经外奇穴”之“经外”有两种用法：一指腧穴文献正经之“正穴”之外，一指十四经穴的“经穴”之外。随着唐以后历代官修或官方认定的腧穴正经之穴全部被归属于十四经穴，“正穴”与“经穴”的外延趋于一致，也就是说“经外奇穴”虽有两种不同解读，但实质是相同的。

参考文献

- [1] 黄龙祥,黄幼民. 针灸腧穴通考《中华针灸穴典》研究[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 [2] 藤原孝市,監修.野瀬真,発行. 临床针灸古典全書 中國資料(十)[M]. 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3,第50册.
- [3] 赵京生. 针灸学基本概念术语通典[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722.
- [4] (隋)杨上善撰注. 黄帝内经太素[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188.
- [5] 徐晖,许银珊,刘清国. 关于“针灸名词术语规范”研究的几点思考[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13(2):151-153.
- [6] 江苏省中医学校针灸学科教研组. 针灸学[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
- [7] 南京中医学院. 针灸学讲义[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
- [8] 上海中医学院针灸教研组. 针灸学概要[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 [9] 江苏新医学院. 针灸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10] 罗永芬. 腧穴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 [11] 上海中医学院. 针灸学(二)腧穴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
- [12] 南京中医学院.(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针灸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 [13] 杨甲三. 针灸腧穴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 [14] 沈雪勇. 经络腧穴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 [15] 胡玲. 经络腧穴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 [16] 王华,杜元灏. 针灸学[M]. 3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 [17] 沈雪勇. 经络腧穴学[M]. 4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 [18] 梁繁荣. 针灸学[M]. 4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 [19]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 中医药学名词 2004[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B/T 30232-2013 针灸学通用术语[M].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4.

(收稿日期:2019-11-22 修回日期:2020-02-27)

[本文编辑:徐晖]

和编辑联系时间温馨提示

《中国针灸》杂志的编辑每周二、四、五在办公室办公,《针刺研究》杂志的编辑每周一、三、四在办公室办公。有急事请在各相应时间给办公室打电话与编辑联系,一般情况最好用 E-mail 联系,邮件主题请注明“()编辑收”。《中国针灸》编辑部:010-84014607,杨编辑、张编辑:010-64089343,陈编辑、朱编辑:010-64089334,李编辑:010-64089332; E-mail: zhenjiubj@vip.sina.com;《针刺研究》编辑部:刘编辑、高编辑:010-64089344; E-mail: zcyj2468@vip.sina.com